

婦女新知

Awakening

138

1993.11.1



女人拍，女人看，女人笑，女人製造

你以為作女人這麼容易嗎

我看到一種生命的力量

斜視斜行的女人影像運動

如何開始你的第一部片



婦女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1993.11.1

婦女新知 Awakening

138

一九八二年二月創刊

發行人/李元貞
企畫/本刊編委會

主編/古明君、王秀雲

美術編輯/劉潤芳

法律顧問/尤美女·沈美真·潘正芬·涂

秀蕊

發行所/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社址/台北市博愛路一巷一號三樓

電話/三三一九三六三

三八九九七三〇

三八二〇三九二

傳真/三一〇三三三

郵政劃撥/第一一七三三三三號

婦女新知基金會帳戶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臺誌字第三〇一一號

中華郵政北臺字第〇四五八號

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承印者/鶴立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三九三六六四九

打字排版/碧濤電腦打字排版

電話:三一四一七四三

零售/每本新台幣六〇元

國內訂閱:

一般訂戶/一年六〇〇元

贊助訂戶/一年一二〇〇元以上

國內掛號/每年另加郵資七三元

國外訂閱(航空):

(請歐美地區訂戶將支票寄歐美地區總代理):

Mrs. QIN SHAW WANG (W. H. 蔣露)

133 PROVIDENCE RD

LAWRENCE, KS. 66044

USA

TEL: 913-842-0016

一般訂戶:

香港澳門地區/一年美金三十元

亞太及太平洋地區/一年美金三十五元

歐美非地區/一年美金五十元

贊助訂戶/一年美金八十元

國外掛號/每年另加郵資美金六元

本刊文字皆有版權,非經同意請勿轉載。

5

— Women Make Waves

女人拍,女人看,女人笑,女人製造
遙遙電影路 饒淑君

女人製造影像,不容易啊! 古明君

如何開始妳的第一部片 編輯室

16

女性主義與脫衣舞 周毓波

18

重塑一個自己—美容與整型 游千慧

後影展 工作室

20

壞女孩的歪畫

— Krystine Kryttre 和

Roberta Gregory 編輯室

22

用腳想嘛知! 簡扶育

23

獨立的祖母們

— 藍調女子和她們的歌(上) 俞聖倫

25

女算學工作者/算命記 歐露露 / 大B

26

神祕女郎 閒婦

30

九月份看板 楊淑清整理

33

新知工作室1993年9月大事記 編輯室



Contents

本月專題

5 Special Topic

- Women Make Waves
- Women Make. Women Watch. Women Laugh. Women Produce.
- Film-making—A Long Way to Go
- Women Make Films—Not an Easy Job
- How to Start Your First Film
- Post Film Festival

女人身體經驗

女體工程

西方另類女性漫畫

半邊天

女性音樂盒

女人三六五行

小說連載

婦女新聞

會務報導

16 Women's Body Experience

- Feminism and Striptease

18 Female Body Construction

- Reconstruct Yourself--Make-up and Plastic Surgery

20 Another King of Women's Caricature

- The Caricature of Bad Girls--Krystine Kryttre and Roberta Gregory

22 The Other Piece of the Sky

- It Only Takes Your Feet to Figure It Out

23 Women's Music Box

- The Independent Grandmothers--The Blues Women and Their Songs

25 Women's Jobs

- Female Fortune-telling Worker/Fortune-telling Experience

26 Novel Series

- The Mysterious Lady

30 Women's News

- September Issues

33 Monthly Report

- Awakening September Report



編輯室報告



「女人365行」這個專欄將從本期開始，預計介紹各行各業的女人，目前已規劃有算命的女人、女計程車司機、美髮師、護士、女老師…等等。我們歡迎各行各業的女人們將自己或朋友的工作所見、所感寫成故事、文章投到《新知》來。還有一件小而重要的事提醒各位想投稿或被逼稿的朋友們，由於編輯作業之故，如果妳/你平時有用電腦寫作的習慣，即日起歡迎以電腦磁片交稿，編輯完成之後我們會將磁片歸還作者。謝謝！

讀者行動方案

妳如果不覺得楊德昌的、侯孝賢的、甚至蔡明亮的電影裡的女性說出了妳心底的話，妳可以不是被動的觀者和被拍攝的對象。這是我們看了女人影展的感覺。妳可以：1. 在你的社區、學校籌劃女人影展，如有需要，可和我們連絡。2. 把生活中不可承受之重寫成劇本，投稿到婦女新知。3. 拿起V8，開始拍自己的MTV。4. 以上皆是。每一個女人都是潛力無窮的。妳也可以做得到。



APPLE.93

公布欄

我們想像中的新知讀者，是關心天下事，有求知欲；尊重女性的男人和女性認同的女人及非男人，並有強大的行動能力，願意一同來改變社會。

因此，從137期開始，我們針對每期專題，提出讀者行動方案。此外，近期内與性別議題的相關活動/行動，將登在公布欄上。

我們在這薄薄的刊物上向妳/你呼喚，
希望讀者們也能高聲回應，那就是

舉起腳

開步走

加入我們的行動行列

11.12工人立法大遊行

集合時間：11月12日（五）下午1時集合

集合地點：七號公園新生南路側

遊行路線：新生南路→松江路→民生東路（行經勞委會）→敦化北路→
八德路→敦化國小（解散）（全長六公里）

主辦單位：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



工作場所性騷擾是工作場所內婦女所遇到最常見的性別歧視，不但影響婦女就業、工作，甚至造成婦女的心理傷害，我們要求一個合理、公平的工作環境，必須正視工作場所性騷擾

婦女新知將組隊參加11.12工人立法大遊行，我們的主题是「女性勞動者對抗性騷擾」，我們將組成「勞動者小紅帽大隊」願意參加我們的行列的讀友們請於11月10日前電話報名參加。

至1991年底，全世界愛滋病帶原者中，近一半是女性。至本世紀末，女性帶原者將超過男性。目前台灣的女性愛滋病帶原者/愛滋病患已累積至32人。面對這樣的訊息，妳應當更了解台灣的愛滋環境對妳所可能造成的影響，及要求政府改善，目前的環境並和所有的女人聯手抵禦愛滋病的侵襲，請加入。

我們在

1993.12.1 (世界愛滋病日) 上午10時至12時

於立法院公聽室

舉辦「與世界同步，面對愛滋」

— 檢討台灣目前的愛滋環境與防治政策

邀請立委、學者、愛滋病防疫工作者、相關部門官員一同檢視台灣的愛滋環境。



Did you remember to pack the condoms?

No matter where you go in the world, if you have sex, make sure you use a condom together with a water-based lubricant.

Condoms and lube are the best protection for you and your partner from the AIDS virus (HIV) and other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HIV is spread during vaginal and anal sex without a condom and through oral sex (although the risk is much lower). HIV can also be passed on by sharing needles and syringes with someone who has the virus. Don't share needles or syringes. If you inject, make sure you use equipment that is new or has been properly sterilised.

Always pack your own condoms whenever you travel as some countries may have unreliable supplies. Condoms are available in Australia from supermarkets, pharmacies and condom vending machines.

Don't bring AIDS home. Remember to pack condoms and Travel Safe.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HIV and AIDS call toll free 088 01 11 44.

TRAVEL SAFE ANCA



一次赤裸真誠的女人對談

睡覺魚

女人拍， 女人看， 女人笑， 女人製造

從去年底開始，構想了許久的女性影像藝術展開始正式籌劃了，新知和黑白屋一同列選了片單，並向紐約的WMM (Woman Make Movies) 買片，除此

之外，募款、找場地、翻譯、上字幕、寫評論、邀請藝術家參展、辦座談、設計文宣、賣票……一切都在人力物力極度有限的狀況下，徹夜的看法、翻譯、打字、趕稿……終於，無中生有的女性影像藝術展在今年九月二十六日至十月二日如火如荼、開花結果。

這一週內我們在霍克藝術會館放映了四部本土的影像創作，十二部國外的影片，以及十位女性藝術工作者的平面攝影作品和裝置。

這次影像展的內容，都是女人的經驗，透過影像，我們面對著身為女人的各類基本問題：工作、身體、愛滋病、家庭暴力、種族、生育權抗爭……有一種跳到另一個空間看自己的感覺。

只能在台北市戲院、金馬獎影展、錄影帶出租店，MTV遊蕩的我，聽到新知的辦影展，內心交雜著期待以及突破的快感——終於有人整理、放映那些平常在主流市場難得一見的女性影像。拿到節目單後，看到的是：身體、墮胎、婦運、本土女性創作……，一個星期的女性園地，任我自自在悠遊其間。

影片的鏡頭直接帶我一探女性的心靈，女人自己談墮胎、談種族、談身體、談婦運、談創作。在這個小園地裡，鏡頭會直接跑到甘蔗園裡，演員就是貨真價實的蔗園女工，她們直接告訴我，如何在低薪及家負擔的困難中求生，如何試圖改善生活困境。

不加裝飾的現實，直接談論女人的開門見山。我所看到的，不再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男女，不再是風花雪月的愛情，不再是完全看不到女人的男性中心思考。我也不必再拐彎抹角地顛覆掉××，以重建××。

影像展所展出的，就是女人本身。身為觀眾的我，在影像展過後，努力思考的是，我們嘗試建構的新的女人文化已建構出什麼模樣？而我心目中的藍圖又是什麼模樣。

徐財徐財

女人漫遊戰場

斜視斜行的

女人影像運動

六多

我們其實早就知道我們的生活、身體，處在一個充滿影像的世界：報紙、雜誌、電視、電影、錄影帶、廣告、KTV……我們也早已習慣在這些像中看不見自己，好在廣告中的女臉換來換去，越換越相似，就是不像我，而是像……一張乾淨、美麗、成熟、穩重，不受月經困擾，當然更不會經痛的女臉。我也用好自在，但卻沒用。月經一來，仔細照鏡，我非常確信每個人看到這張臉都知道，看到，她月經來了。

這次的影像藝術展作用恰恰相反：我不僅看見了「自己」還看見了妳、她，還有原本不熟悉，很少想起的「她們」有一位蘇俄女導演在一部影片中說：「我們到底生活在一個父權體制中。」平時生活中的影像與我們的體系就有一點像社會與我們的體系。妳我明白知道他／它將妳我變「美」了——變「小」了，變「可愛」了，變「無知」了，但妳我卻只能在這個縮了水，他／它眼中的妳我之中瘋狂尋找一些自身的影子，生存的可能性，愉悅的殘餘。這一尋找

過程，也不能小看它，因為它是眼球運動，也是心腦與身體的鍛鍊，是往後群體斜視行的基礎。

我們這時發現，生存、愉悅與運動，重點在於如何化被動為主動，主動挪用、盜用、自創影像，主動看，說與批評，寫與拍。由被扭曲消音挑剔轉而顛倒斜視歪說。

女人集體與風作浪，確實可以翻覆這老舊到處漏水的父權號。

女人影像展的效果與迴響和影像展一樣廣泛又多層次，是個碎布作成的拼湊什錦雜毯。每一位來看，或是以其他方式參與的女人都加了一塊，逢了幾針，改變了它的形狀，花式，厚度，大小。它成為不同身份，職業、年齡、種族、性向的女人之間的作品。它既是溝通分享，也是聚合的藉口。

影像展驗證了影像作為一種「再現」的形式，非常有魅力及傳染力。當女人開始從不同的角度與立場（種族的、階級的、性向的）思考影像，撰寫劇本，拍攝、剪輯、導和演，我們看到的主體，聽到的聲音與言論，「閱讀」的影片，都是主流影像媒體極少見的！阿媽的故事，牙買加蔗田女工的抗爭；被性虐者的控訴，更年期女人對於強暴、種族歧視與階級矛盾三者如何勾連的激情反省，女導演兼撰寫者兼演員與影像、

影片之間的聯系，影像／影片又如何製造出自我質疑，自我批判的後設思考空間？

更重要的，是影展必然集體觀賞，與放映之後的幾場對話討論。於是，我們透過各別又連續的影片，看到身為女人的集體身份認同，以及認同過程中必須面對的差異：種族的，階級的、性向的、年齡的、文化的。

如果每一部影片都「再現」同時又自創一種女性視野，那麼在場的觀者正是新視的共創人。我們的看，之後的說，每一次的笑，感動、憤怒、認同都生產出新的意義，新的看的角度，斜視斜行的生活策略。



我看到一種生命的力量

——看「蔗田之怒」

邱花妹



蔗田之怒

頭頂著竹簍、腳踏著泥濘前進，牙買加蔗田女工踩著生命的節奏、揮撒出肥料、蔗苗和汗水，孕育出整片的蔗田……

姊妹劇團這群都市女人帶著一樣和不一樣的女性經驗介入了蔗田女工的生活，用歌聲、舞蹈唱出蔗田女工的生活經驗、用交談談出女工的問題，再將這些經驗帶回都市、帶回劇團，用表演、討論的方法，分享蔗田女工的經驗，集體尋找解決困境的策略。

我看到一種植根於女人生活經驗的力量在壯大；有蔗田女工勇於面對每日生活中的「爛攤子」，有都市女人勇敢地跨過階級界線和蔗田女工一起面對問

題，一起成長。透過語言、團體活動、表演，組織的工作在進行，在組織的過程中女人的力量更形豐沛。耳際彷彿又響起蔗田女工的歌聲，傳遞著生命的力量，我們感動是因為跨階級、種族的女人們活得如此辛苦仍勇於面對生活，我們得到啓示是因為整個組織過程是艱辛地欲著床在女人的生活經驗上，改變的動力立基於此而得以推進。

趴在書桌前，躲在研究室的一角，我思索著長期以來自己的一些想像，竟幻化到螢幕上呈現為一種真實；確實是有人這樣在做著組織工作！我的「不能」究竟是有不能克服的限制？或缺乏

的其實是勇氣？

在和自己同質性較高的女人互動時，語言或行為都是自在的，我們甚至習於操作同樣的抽象字眼，在這樣的狀態下，活久了，我幾乎快喪失與其它女人對話或認識的可能性。即使有的話，在心理上預期是暫時的。在我們共同構築而產生認同的語言和行為中其實蘊含著一種排它性。在我勇於表達的過程中，有人感受到的是一種「強勢」，因為我的習於言談、習於條理使對方感受到一種入侵。在悠游於這些語言和行為方式時，其實正反應著我們這類女人生活經驗，我有和其他女人共同的經驗，但卻缺乏和其他族群、階級女人共同分享和成長的能力，我有和其他女人相異的女性經驗，但卻沒有彼此尋找、認識這種殊異性的過程。而我是如此清晰地意識到自己是較好的社會條件去探索進而面對自己作為女人的種種，而其他的女人呢？

在蔗田女工的身上我看到一種生命的力量，在牙買加姊妹劇團的身上我看到一種能力。也許少些抽象語言、不流於意識型態指導、好好地認識台灣不同階級、族群女人的需要，培養組織的能力，我們能提出立基於此的運動方向和形式。



妳以為作女人

這麼容易嗎

郭秀鈴

這一次女性影像藝術展中的影片，每一部都令人相當震撼；而其中，「我的身體我決定——為生育自由權奮戰」這部片子更深深感動了我。影片有血有肉地敘說著這些年來美國婦女運動的辛酸史。那樣的痛苦、那樣的掙扎，和我們眼前所經歷的，是如此地接近、如此的貼切，以至令人強烈地被吸引了進去，進而和她們同悲同怒。

作為女人，我們承受太多的壓力和迫害；那不只是身體的，更同時是精神的。在影片中，一位作「非法」手術的女人安慰正在手術檯上歇斯底里大哭的受難女人說：「寶貝，妳以為當女人那

麼容易嗎？！」——這樣的一句話深深地撼動了我，也同時令我為之動容。沒錯！當女人是不容易。而那種不容易、那種痛苦，不是天生的，而是這個父權社會詛咒出來的。作一個女人，在月經來時，妳可能身體疼痛、可能心情不好，但妳不會得到這個環境適當的體諒；在不幸面臨墮胎時，妳不但要為自己的身體擔心受怕，而且更要承受這個社會（帶著一種莫名其妙的道德邏輯）的無情指責。在我們的社會裡，女人的身體理所當然該由男人來決定；他們決定她的意義，也決定該怎麼用她。毫無選擇地，女人必須擔下繁衍後代的「重責大任」，讓自己成為製造人的機器；但這當中女人的慾望、情緒、自主性，暴力地被完全砍掉，棄之不顧。這是一件多麼殘忍的事！！然而，當男人在談墮胎的不人道、不尊重生命的同時，卻是跟本也不曾想過，作為一個母體、一個女人的本身，也是個需要被尊重的生命主體；這樣地伐害、抹煞有血有肉有思想的女人的個體自主性，相較之下，是更不人道的。

關於女人的經驗，或許，男人永遠也不能理解；但至少發言的空間不該是被獨佔的，而身體的自主權更是不該交付他人的。

詩的呼喚

——觀「憤怒之地」

賴曉芬

我想起那天在辛亥路上的一個畫面：在霍克藝術會館中我撞見了黑人女詩人 June Jordan 的詩歌與行吟，回家的路上忍不住將裡面的詩句揣抱在懷裡，猶如結識了一個好想親近的精靈，一路氣喘臉紅地狂行雲隨去……

「我想去海灘，或樹林的深處，我想獨自去，思考上帝，思考小孩，或思考星光和寂靜所——

現的一整個世界。

但，我不能……

這是觀看「憤怒之地」之後的一個奇妙經驗，召喚出一種從心底滋長的敏感——身陷於各種時空交錯的情境中，比較可以親暱地試探自己，關於女性屬性的部份與身體的感覺；也貼切地從生活中想像實際的處境，以及思索一些將「女性」作為一種身份認同的問題與其

遙遙電影路

饒淑君

在歷史脈絡中的意義。這樣的「敏感」，或許可以稱為女性的反省意識吧！它不是在我所熟悉的學院論述過程中發端，也不是在各種報章雜誌、廣告分析的鋪陳裡被膨脹起來，而是在Jordan的詩歌呼喚中開始了，很深刻地我沈浸在其中！

在一些僵硬的理論背後，有一座神秘未識而真實不虛，被發現百餘年前被父老們所發現，甚至連對某些非特異性法眼難辨的怪人。饒淑君，與她第一胎一父，皆在對詩的進行，戲院大文壇也未曾有過。

許多女孩子對影像傳播（尤其電影）非常好奇，想一探究竟，有些女孩子甚至將電影當作她們一生追求的理想。我想把自己在這個圈子裡的觀察與感受，分享給這群可愛（但也可能將會很可憐）的女性朋友們。

首先是如何進入傳播電影圈的問題。台灣由於電影投資的環境相當惡劣，許多導演二、三年才拍一部電影，平時養不起龐大的工作群，因此電影一拍完，大夥就四處鳥獸散，等到導演下一部戲開始，又是一群新面孔。大多數的導演在沒有電影拍的這一長段時間裡，除了尋找或構思故事題材、搜集資料和編劇

的花園，我很模糊地構築著生活在其中那群女人的世界；然而，往往從理論戰鬥的前線想回頭撫觸時，我感覺的是那兒的脈動與呼吸是微弱的，恍惚的。其實我們也都存在於花園裡，一方面要承受著來自父權體制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正接受著一種疏離的啓蒙，毫不猶疑的，那套知識與分析工具傾天而下，

之外，主要收入就是自組工作室，帶領小貓若干隻，拍廣告、MTV、LD等消耗品，有一餐沒一餐地度日。這是台灣電影製作環境的弊病，但對於一個非電影相關科系畢業的生手而言，卻是個有利的學習與磨鍊的機會。一方面因為廣告、MTV的工作不像電影那樣複雜繁重，一般導演較願意起用新手，另一方面，新手也較能抱著認真學習的態度，忍受繁複瑣碎的工作與微薄的薪資。在這段期間，有志青年可一邊認識影像工作，一邊觀察電傳播環境，再衡量自己在體力和個性上，是否適合走這條路。

就這樣一支廣告、兩支MTV地加減拍，等到妳對影像工作較熟悉時，妳可考慮是否繼續等待妳的老闆導演的戲開拍，或者找另一位導演開始跟戲。正如

常常遮蔽了看見自己的可能性。行吟有情！在詩歌中我聽到的是交感的、共同經驗的傳唱，而不只是最赤裸的指控；我被撞擊，被震驚，被激起生命的過程中許許多多的不平與憤怒的情緒；這樣的自覺晚了些但卻是堅定無比。

前面提過的，台灣電影製作環境的弊病，電影工作人員流動率很大，造成嚴重斷層（尤其是技術人員方面），導演在戲開拍之前，必須頗費周章地籌組工作班底，此時對已有經驗的妳是個大好時機，妳可以和導演做一次面對面的溝通，通常導演會尊重妳的興趣，將妳安排在較能勝任的位置，這樣妳又可以朝理想跨一大步。但這並不表示勝利的果實就在眼前，因為一連串的試鍊正朝有志青年迤邐襲來。

最常遇到的是日夜不分地工作。拍戲似乎沒有所謂的勞基法最長工作狀況（電影是所謂的Giant Work，各組工作人員的配合稍有差池，很容易造成拖班），常常必須熬夜工作。另外，工作人員之間的相處態度，往往也是影響情緒的主因。從前我正想進入這個圈子

時，家人因為電影人事環境「很亂」而反對，當我置身其中，發現並不如外界傳說的可怕，但久而久之，我又發現這問題嚴重得幾乎令人受不了。工作人員不論上工下戲，常常都是滿口檳榔、香蕉和粗話，而且這個圈子相當講究師徒「上下」的關係，和資歷「深淺」的比較，根本不理會人格與性別尊重等等這一套。於是，身為一個有志青年的妳有必要先想像，妳可能必須忍受導演的當眾叫罵（不管合不合理），和男性工作伙伴的調侃消遣。當然現在也有少數的女性導演，但為了表現得具有說服力，或為了和工作人員打成一片，以順利工作的進行，她們大多數仍承襲電影圈的傳統，開始扮演一個「父親」（或男人）的模樣。這些試鍊妳若都能忍受，那麼妳就成功了百分之一，恭喜恭喜！接著我們再想鏡頭轉到妳的家人身上。妳父親可能看到妳早出晚歸，甚至徹夜未歸而斥責妳不像樣，妳母親可能看妳

讀那麼多書，卻賺這麼少錢而感到失望，那種全家舉雙手贊成妳搞電影的真是少之又少。於是妳開始懷疑：從前的同學們都成家立業留學賺錢去了，而我這樣做到底值不值得？

值不值得我不知道。我還很年輕，見過的人少，懂得也少，更不知道妳要的到底是什麼。但我有一個夢想。這夢想需要一些清楚自己要什麼、做什麼的女孩一起將它實現，因此它應該是屬於這群女孩共同的夢想。我盼望將來台灣也有一個類似美國的「Women Make Movies」的機構，從經費籌措到影片拍攝及發行，專門協助女性的影像工作。在這個團體裡，我們沒有二元化的男生或女生，也沒有官僚屬性的階級意識，這裡有的是志同道合的集體創作，及輕鬆愉快個體尊重。我們的作品不必肩負匡正世人、憂國患民的重責大任，我們的作品不要接受商業體系的擺佈牽制。我們創作，因為我們想抒發自己，

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當然這個夢想聽起來太過浪漫，但眼見「Women Make Movies」已經二十一歲了，要生個這樣的baby似乎也不是不可能；但肯定的是，這個夢想必須靠女人自己共同創造。

說來說去都是我的個人經驗，這篇文章似乎只適合某種類型的讀者，而那些留學回來的人，他們的電影路又是怎麼走的呢？會不會走的比較平坦？我不知道。等我存夠了錢（這鐵定至少得花二、三年的時間），說服了家人讓我出國念電影（這也得花十番工夫），並且申請到好學校，能以勤儉刻苦抵抗課業繁重與生活寂寞，在我學成歸國之後，「婦女新知」若還在，我就再寫一篇「留學生的電影路」。但這鐵定得等上好幾年，妳還是另外問人去吧！

女人製造影像，不容易啊！

古明君整理

有一天，我們邀了這次女性影像藝術展本土創作——「波城市話」和「阿媽

的故事」兩部片子的工作者到新知來玩要聊天，本想聊聊她們拍這兩支畢業作

品的感言及趣事，後來引發了她們對影像工業的觀察及感想。在我們六人嘖嘖

咕咕的三姑六婆之後，我們的感想是：女人製造影像，不容易啊！在此，也希望這次影展之後，不但女人影像創作的風氣愈來愈盛，而且我們能各盡棉薄之力，改變台灣的影像創作環境。

古：我記得妳們的影片放映後，妳們提到拍「阿媽的故事」，一開始跟阿媽聊天時，她說了很多婆媳相處的問題；但卻在影片剪接時沒辦法以一個主軸貫穿，只好放棄。

芳：阿嬤是說了婆媳相處的許多片斷，我們只能收集到她們相處，那裡那裡不好的小故事。

王：她也許講的一大段是妳們無法連接的，但對她的生命來說卻最重要。（……我們又聊了一堆阿媽和她的婆婆鬥爭的趣聞）

王：有沒有計劃在拍阿媽的故事續集？

古：或是繼續拍記錄片？

王：有沒有想到發行的管道？（由於兩小編輯著發問，眾人兵荒馬亂，哈哈大笑）

芳：拍的時候沒有想過發行的事。
倩：只是當作一個畢業作品來作。目標就是畢業那天可以交得上去。
娟：而且這種畫質也不能發行。
蘋：學生的東西，經費少，也不專業，只能算是一個練習啦。

古：妳們太謙虛了。

王：現在，台北也有一些場地可以放這樣的產品；不需要太大，一個小 COFFEE SHOP，小眾的放映管道……

王：我們都沒有接觸到這樣子的管道。像這次藝術展也是因緣聚會……

古：那作一個影像創作者或影像工作者的空間有多大？比如說：我是寫小說的，我大概會知道報紙啦、出版社啦、有那些管道可以發表，或是知道可能可以去參加個甚麼文學獎的。既然妳們同學大多都投入傳播圈，對妳們來說：那些空間在哪裡？

芳：我們在學校裡知道的空間就是那些獎：金穗啊，金帶啊，你的東西如果要讓一些人知道，就要先拿去比賽。並沒有想到會拿到比較小眾的管道去放。不然就是靠老師，因為老師比較清楚，會告訴我們哪邊可以怎樣。

古：妳們同學畢業都在作甚麼？

蘋、芳、娟、倩：百分之九十七、八都在作傳播。
娟、倩：我們現在畢業没多久，到那個公司去，其實都很小，一點力量都沒有。

娟：我一個月前待的那個公司就還不錯，他們會要我構想就先提企劃案。不過這些企劃案還是要有商業價值……如果還是要拍記錄片……恐怕還是要靠那些獎。

蘋：在傳播公司幾乎沒有甚麼空間，妳真正要作一些非商業主流的東西，大概要花自己的錢、拍給自己看了。

娟：前面講的是 VIDEO 的情況，如果是 FILM，今年還可以申請電影年的輔導金。

王：那 XX 就拿到了三十五萬，他現在很頭痛，因為一定不夠，虧的部份不知道要怎麼辦。（說到同學近況，大家哈哈大笑）

蘋：像我，本來也考慮要申請電影年的輔導金，但是想想：攝影師都是男生，我們不能掌握機器；不能掌握硬體，很多東西就不能控制。如果是拍 VIDEO 的話，我們就可以自己拍；而且 VIDEO 成本又低，可是目前對於拍 VIDEO 沒有甚麼鼓勵。

娟：現在 VIDEO 的機器一再改良，對女生來說是一件好事。女生可以一切自己控制，不必在轉一層告訴男攝影師：啊！我要拍這個那個。現

在沒有一個公司是讓女生當攝影師吧！

蘋、倩、芳：哈哈！絕對沒有。

芳：攝影師大多還是學徒制，是從攝影助理開始熬，這個學習的管道對女生是封閉的。

蘋：好像聽說現在有「一個」女攝影師囉！

衆人：誰啊？誰啊？

倩：那她一定是「超強壯」的女人。

娟：其實說穿了，攝影機的問題不是重，而是它的設計，基本上是為男生設計的。因為男生肩膀寬、所以扛得穩。

蘋：男生只是找到竅門罷了。其實女生不一定不能成為攝影師，主要是他們不讓妳試，不訓練妳。

倩：妳沒聽過片場禁忌嗎！女生不能坐在裝攝影器材的箱子上。

古、王：為甚麼？

芳、倩：那就是片場禁忌啊！

蘋：女生坐了會倒楣。

芳：妳問任何的導演，他們都不知道為甚麼。

倩：裝腳架油壓頭的箱子，出機時他們都坐在上面，有一次我坐了，就有人走上來說：哦！妳完蛋了！等一下出甚麼事都是妳負責。

蘋：妳只要一坐就會倒楣。

倩：出了甚麼事都會歸到妳頭上。

娟：他們不讓妳碰硬體，妳就沒辦法。

倩：我倒是很樂觀，像剪接：女生就愈來愈多。

蘋：在剪接室那個小小的空間裡，女生就熬得住。

王、古：那念傳播的女生都在幹嘛？

倩、芳、蘋、娟：一部份轉業了、嫁人了，大部份走「企劃」。

蘋：在現場權力大的大都是男的；導演：男的；攝影：男的……妳作企劃的其實很無力。

古：那妳們怎麼想自己的未來？

芳：m……走企劃吧！（衆人大笑）

倩：我是想走剪接。我現在開始作助理，可是我們的剪接師都不主動教人。我只好在他和另一個剪接師討論時，站在旁邊聽，偷學。

蘋：我也會走企劃。

娟：如果有機會的話，我會甚麼都學學看，從場記開始，到自己甚麼都能掌握。

王：台灣影像蠻氾濫的：衛視、MTV，相對於這些我們可以看到的，不知道妳們對台灣自己製作的影像有甚麼感想？

芳：台灣作的QUALITY都很差。我們的設備本來就差、作出來效果也就

不好。硬體本來就沒有人家好，再加上技術、創意都不如人家，作出的東西看了很難過。我們想作一些改變，可是就難在我們太小「YY」，我想作企劃，至少在企劃上可以發揮一點想法。

倩：否則就熬嗎！在這個圈子熬年資，熬到比較大「YY」時再出來講話。

蘋：現在我們基本上是上面的叫妳作甚麼、妳就得作甚麼。

芳：台灣的公司好奇怪，都是看老板的喜好；像邱復生喜歡職棒，他就會無論如何弄一個職棒頻道出來，葛福鴻喜歡綜藝，他就會把每個節目都弄得很綜藝。

王：有沒有獨立製片的空間？

蘋：期望「有線電視」了。（大家紛紛討論起目前有幾台、分別是誰的、不可能送自己的東西進去、以及美國的狀況）（我們最後又聊了她們剛進傳播圈的思想、每天十一、二點才回家的生活形態、忙碌的生活、固定的人際圈、和她們對傳播圈接CASE式的戀愛方式……三姑六婆到晚上十點半才結束。她們笑著說：感謝我們採訪、今天可以早早回家了。）

如何開始妳的第一件作品

編輯室

在九〇年代的今天，各種形形色色的影像已經蔓延充斥在我們的周遭，然而這些影像的生產者鮮少是女人。我們雖可以看到許多以女人作為影像的畫面，但是在各種影像的敘事中女人往往是被放在以男性角度來看的位置。這是一個文化競爭的面向：在影像上的性別不平衡。

當妳厭倦了周星馳的電影、日本漫畫，當妳對豬哥亮不斷對女性進行性騷擾的餐廳秀可以在各種錄影帶店、第四台橫行感到不滿，當妳認為影像的世界需要被改變……那麼這就是妳可以開始成為一個生產者或創作者的第一步。有了這一步之後，要如何生產出妳的第一件作品呢？

(一) 這不是一件難事

千萬別再覺得生產是一件困難的事，它就像我們學習如何熟練地使用衛生棉一般的容易，妳可以技巧純熟地不使經血外漏，也可以同樣地運用男人們掌握的媒體工具。尤其是現在影像的工具已經不再像從前那麼昂貴又複雜，妳可以很容易地買或借到一個「它傻瓜妳聰明」的全自動相機、或全自動對焦的V8，無論無何，工具的運用只需時間練習即可解決。（若妳找不到人可以教妳如何使用，可以打電話到新知來，我們會找一個朋友來教妳）當然如果妳決定開始畫（漫）畫，那麼只需要把以前用來寫字的筆變成畫筆即可。

當妳克服了工具的問題之後，妳可以開始在妳生活的周遭尋找妳要的畫面，例如妳自己的喜怒哀樂衣食住行甚至夢境。妳可以以自己或熟悉的人物為題材，將妳認為最值得記錄的東西記錄下來，例如妳为自己的身體感到驕傲（無論胖瘦高矮），那麼就以妳自己的身體為對象。

(二) 練習妳對影像的感覺

把妳平時用來選衣服的感覺轉到各種身邊的影像上，各種顏色、對比、明暗，畫面上的人事物的氣氛。觀察大部分的人是如何呈現女性的形象，並思考妳可能會怎麼呈現。各種影像如書籍上的圖片、廣告、報紙都是妳可以觀察的對象。或者，妳可以在看電影時觀察畫面上的各種組成元素，例如感覺起來是遠或近、明暗、氣氛；妳也可以試著把平時在影像中的男女位置顛倒過來，看看會產生什麼效果；又如現在處處可以



看到的亞衛 MTV 台上許多有趣的短片，妳可以將它和三台的視覺效果做一個比較。平時我們可能比較習慣用語言文字來思考，現在妳就想像妳已經用膩了語言，想要用影像來傳達妳的感覺，用它來和人溝通，那麼妳當然得用影像來思考。

(三) 練習妳的工具

妳可以每天塗鴉或每天背著相機、攝影機在生活周遭尋找練習的事物，將每次練習的作品都留下來，仔細觀察有那些另妳感到得意及不滿意之處並找出原因，以作為下次改進之用。

(四) 拿起V8，妳就是主角！

想像妳要用影像來寫妳的自傳。沒有人比妳更了解自己的特殊之處，妳可以把妳的生活化成影像，不管是用拍的或畫的。在國外有許多女性漫畫家，她們都是以自己親身經驗的故事、感覺作為題材，不但畫出了特殊性，也引起許多女人的共鳴。這真的不難，只要妳開始去做，就像妳開始說故事一樣。

(五) 發表

好了，妳現在已經有一些作品，當然不能放在家裡發霉，首先妳可以，拿給親朋好友看請她們給意見，或者找一個可以發表的園地（如婦女新知），使更多的人能欣賞，或刺激更多的女人來生產影像，說不定有朝一日妳們可以組織女攝影師聯誼會、女導演聯誼會、女畫家、女漫畫家聯誼會。

(六) 繼續努力

妳一定會發現生產影像的快樂之處，請繼續努力！

如何開始妳的第一件作品 範例

《範例一》自己的早晨

(拍/照/畫 均可，此處以傻瓜相機為例)

工具：傻瓜相機、角架（或任何替代品）、曝光度為100的底片一捲黑白或彩色均可

演員：自己

地點：自己家中的臥室

時間：不拘

◎步驟一

第一張底片：拍妳睡覺醒來的第一個動作，如打噴嚏、醒鼻涕、嘆氣或上廁所



你錯過了此次女性影像藝術展？有多影片妳想重看一次？好消息告訴妳：這次女性影像藝術展的影片正在整理中，我們將建立有聲／影像資料庫，保留女性聲音／女性影像／女性經驗，當然，這次影展的影片也將收進資料庫中。至於妳要如何才能使用這個資料庫？別急！下一期告訴妳。

近期內女性影像藝術展也將在高雄、台中、新竹展出，歡迎參加。

第二張底片：梳頭（不梳頭者免，但拍鏡中的自己）

第三張底片：刷牙（不刷牙者免，但拍自己狂笑露齒的表情）

第四張底片：洗臉（不洗臉者免，但拍自己認為最美的表情）

第五張底片：拍妳最喜歡在浴室做的一件事，如洗澡、上廁所、哭、化妝、看書、講電話、發呆、塗鴉、自慰等等。

第六張底片：妳最不喜歡在浴室做的一件事，如吃東西、看書等等。

第七張底片：吃早餐的動作（不吃早餐者免，但拍自己最喜歡或最討厭的零食一整桌）

第八張底片：收拾桌子的動作（不收拾者，拍妳最討厭做的一件事，如洗碗、拖地）

第九張底片之後：請運用妳的想像力……

◎步驟二

全部底片照完之後，送到沖洗店去洗。洗完拿回之後，試著找出每一張的優缺點。然後試著將這些照片用一個故事串聯起來，就像小學練習的看圖說話一樣。

《範例二》各種身體的姿勢

工具：傻瓜相機、黑白或彩色底片一捲

地點：家中、外面餐廳、演講會場、辦公室、學校

對象：家中男女老幼、餐廳中各種男女、辦公室男女、學校上課中的男女學生

方法：將她們及他們的各種動作坐姿拍攝下來，注意這些人的身體平時是如何的坐站走，一群女人坐在一起／一群男人坐在一起；一群女人走在一起／一群男人走在一起；吃飯時女人／男人的身體；喝醉的女人的身體／喝醉的男人的身體。或者，妳可以請男性朋友學選美小姐的坐姿，或是將雙腳併攏十分鐘。

《範例三》妳自己的夢境

工具：傻瓜相機、黑白或彩色底片一捲

地點：一個像是妳的夢境的地點，或是將其地佈置成夢境。

畫面：根據妳最近記錄下來的夢的情節，拍成一系列的相片。如各種關於考試的噩夢，可以在學校的空教室拍；關於自己的房間又多出一個空間的詭異的夢，可以利用衣櫥，想像衣櫥的另外一邊是另一個妳從未知道及去過的地方；如果妳常夢見自己很想上廁所，卻又置身在一個骯髒汗臭的廁所，可以到某些公廁去拍。這個原則是妳要注意夢中什麼畫面最令妳難忘或恐懼。

女性主義與脫衣舞

周毓波



今年九月，美國The Valley Advocate雜誌的「人物故事」中，報導了三位跳脫衣舞的學生如何看自己的所作所為。從她們的身體經驗及自叙中，也許提供另一種切入女人身體／性工業的想法。

在「跳脫衣舞的學生」(Students who Strip)一文中，Lucie、Pat和Dawn(均是藝名)並非出身貧窮或是沒受教育，相反的，Pat和Dawn是Mass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年二十。Lucie則是剛從史密斯學院畢業，以寫作爲生。至於她們跳脫衣舞的動機，似乎也很實際。從今年二月即開始跳脫衣舞的Pat，認知到在麥當勞工作所得，不足以付學費。而一小時只賺得美金五元的Dawn則憤怒的說：薪水高的工作都由男性搶得；當男人來看脫衣舞的時候，我再由他們的口袋中賺得這些錢。相較下，Lucie的動機較不同於其他兩位，她是因爲好奇以及對性的寫作興

趣，所以來跳脫衣舞。除此，Lucie也談及她自己一直憎恨女人，一度導致厭食，透過跳脫衣舞，她才有「身體是自己的」的感覺。

性工業把女人物化嗎？Dawn認爲：從跳脫衣舞者的立場而言，那些年輕的觀看男性也被她們以另一種方式「物化」。Pat說：「他們視我們爲性物，而我們也只不過視他們爲鈔票。」「我們的工作目的就是要取悅他們，如果他們反而愛上我們這些正在利用性工業體制以賺錢繳學費的女性，那麼他們也許更值得同情。」

雖然在舞台上擁有一些操弄的權力、以及因學生身份而來的某種優勢，工作上可能會碰到的性騷擾及強暴惡夢仍是問題。對於這個問題，她們不願正面回答，但是，Lucie卻說：相對於餐廳小妹的工作，在脫衣舞台上服務者與被服務者的界線反而更清楚，在看脫衣舞的時候，明文規定：只能看、不能

摸，然而在當餐廳服務生時，客人的界線反而沒有這麼清楚；除此，她們和經營脫衣舞場的老板之間，不須簽約，中間也沒有代理人，因而沒有中間剝削的問題。

作爲脫衣舞者，她們三人也自認爲是女性主義者。

有一位女性主義的朋友問Lucie：「妳的行爲不是偽善並且矛盾嗎？而且可能傷害女人、促使暴力增高。」Lucie則回辨：「將龐大的性工業的問題，放在一個女人身上，是過重的指責。」而且「來看脫衣舞的，多半是一些須要女人注意他們的老人，或是一些沒有一技在身、沒有吸引力、因而沒有妻子、女友的孤獨、悲傷失業業者。對於他們而言，來看脫衣舞只是一種心理的治療。」此外，「對女性主義可以有許多定義，在自己跳脫衣舞的過程中，妳會有害怕、驚慌與好奇。透過自己親身經驗，可以使自己不只是一個白領中產

階級的女性主義者，而在批評一些自己根本不解的東西。」

而Dawn的回答似乎更具有運動性。她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從兩方面來深化婦運：擊敗社會對於表達性的恐懼、以及她自主的用地自己的身體。

「如果人們不是如此性壓抑，我也不可能有工作」、「人們總是非常神經質地想遮蓋住自己的身體……」



至於Pat，堅決地宣稱她完全是自己決定如此作，對友伴的質疑則回以「你們是自己付學費？還是依靠父母？」

對於她們三人而言，從投入到透過

自身經驗性工業的種種，基本上都同意性工業存在的必要。雖然Jude也知道：性工業的問題在於它與父權共謀，使得女人更不平等，但她認為更重要的是去檢視存在於人心對性的負面想法，以及社會是如何性壓抑。除此，在性工業中，如何保證服務者與被服務者的安全亦是重要的議題。

而在Dawn看來，性工業的合法化和制度化是最重要的。此外，她認為除非女人經濟獨立，否則別想有任何的改變。她希望自己靠跳脫衣舞付學費的行為，能鼓勵其他的女人，也跟著她們自己的野心前進，如此才有可能形成強大的力量，來改變「男人要女人脫、女人卻束手無策」的困境。

至於Pat，她嘲笑警察，要他們別再花全部心力整治性工業。

這三位脫衣舞者提出女人身體/性工業的另一種想法，使筆者想到去年十月新知的「服裝」專題。當我們開始想服裝/市場與男性觀看的關係、以及女人隨心所欲的透過「皮」來展示自己的意識時，是不是也可以將同樣的邏輯推至「皮」下的女體？在台灣，女體/就業市場/男性觀看之間的關係是甚麼？是不是也可以從女人的身體經驗出發將它翻轉過來？期待大家的意見與回響。

重塑一個自己——美容與整形

林靜芸

演講

游千慧摘要整理

整型外科有一個重要的工作，替天生畸形、因疾病造成畸形、以及因車禍造成顏面不對稱的人，做整形美容的工作。

人一生下來，其實是奇形怪狀的。有的人兩眼間距離太大，有的人鼻頭長在兩眼之間，有的人沒有鼻孔……。有一個小孩子，一生下來一眼就瞎了，鼻子又十分地塌，從小在學校受同伴的譏笑，老師也不喜歡他。因此他不喜歡去上學，在學校功課也不好，國中畢業後，媽媽決定送他去學修車，學修車前，媽媽帶他來找整型醫生，希望醫生幫他將面貌做一些改變，讓他比較像「正常人」。醫生為他做的手術並不大，不過替他裝了義眼，幫他把鼻子隆高，但因此他就有自信面對身旁的人，也不會再像從前那樣被排擠。

有時候，整型醫生沒有辦法把一個個病人弄得「完全正常」，只是做一些補救的工作，使病人看來比較「正常」。很多病人只要醫生幫他她們做一些小手術，讓他她們的容貌能夠為社會所接

受，他她們就能夠回到社會，投入生產的行列。不必一天到晚藏在家裡，或為見不得陽光的人。

美容是富裕社會貧窮社會都有的現象，新幾內亞的女人覺得耳洞越大越美，她們常常用香菸穿過耳朵，以穿出大耳洞，她們的耳環是汽車的鋼圈，或許我們看她們，會覺得她們很奇怪，但是我們未嘗不奇怪？這個時代流行的，也許就是把女人的脂肪減去、眼睛割大，鼻子墊高，乳房隆大。

抽脂、隆鼻、豐隆 ——女人的身體工程

有一天我到松山機場，觀察來來往往的人，發現每一個人都是雙眼皮，似乎是每一個人的眼睛都被整型醫生割過了。

或許現代人觀看的方式，受電視的影響太深了。我們需要一個立即的形象告訴別人，我是什麼樣子的人。眼睛小的人，在電視上看來沒有精神、不夠聰

明。其實不然。像林憶蓮的形象是很好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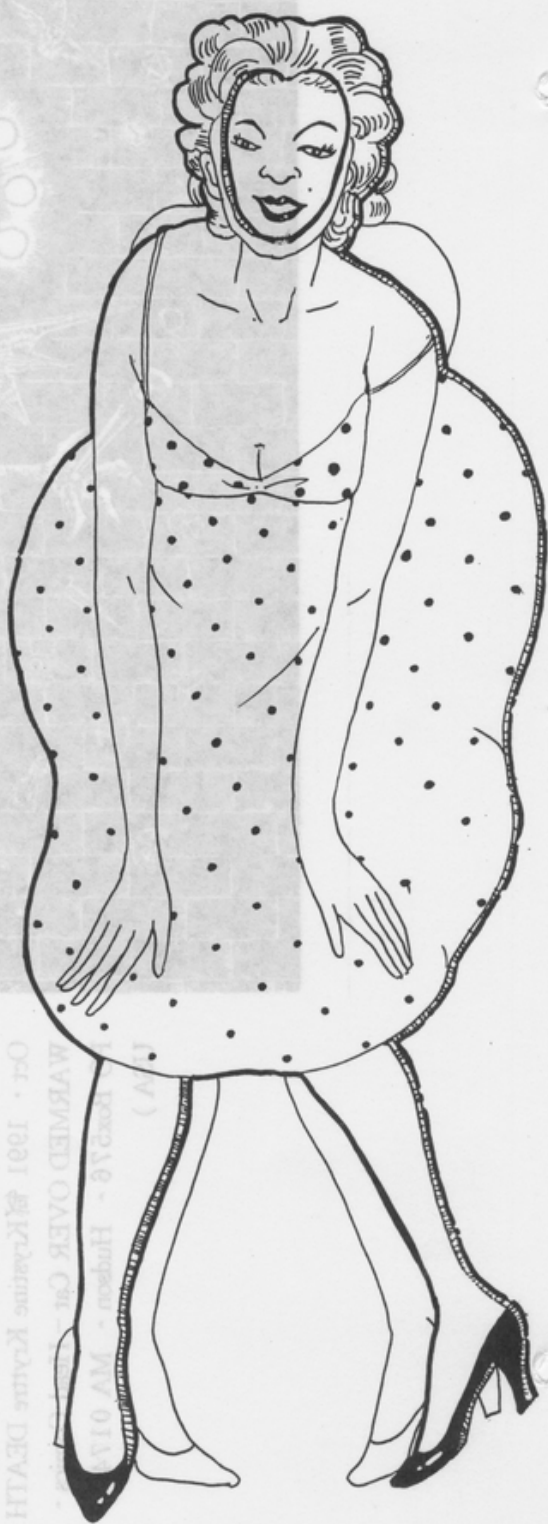
雙眼皮手術是一種最困難的手術，不要看很多人割雙眼皮，就以爲它很簡單，隨便找醫生就做這種手術，許多醫療手術糾紛，都是雙眼皮手術引起的。而隆乳手術是從腋下切開，塞進鹽水袋再縫合，不容易看出傷口。若是以小針的方式美容，常常會失敗或留下後遺症。

有一位太太，先生有外遇，她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朋友勸她去隆乳，把自己弄得性感漂亮點，吸引回丈夫的心。結果她花了六萬元，到附近的剃頭店打小針，之後的兩個月，她一直發高燒，所有幫她看病的醫生，都察不出她的高燒的來源，都以「不明熱」的方式處理。直到有一天，她覺得乳房痛得不得了，跑來找整型外科醫生，我們在她的乳房抽出一千CC的膿。幫她打小針美容的人，連最基本無菌注射的方法都不會。小針美容是以液態矽，注射在想要增加的部位，那個部位就會大起來。但因

為過一段時間砂會四處流動，所以打小針的人都長得很像。

我常常坐在餐廳裡，看到許多有錢男人身邊帶的女人，都長得富富泰泰，很像打過小針美容的樣子。電視裡演皇后、演公主、演好女人的演員，也常常都是鵝蛋臉，兩頰圓潤，像極打過小針的樣子。不知道我們的社會到底怎麼了？即使社會不斷地進步，但是我們社會對美的標準，無法停止女人去打小針美容。

而抽脂術是以真空方式抽取脂肪，不必經過開刀的程序，就能改善局部脂肪沈積。許多女生受到現代「美」的標準的影響，嫌自己的腹部和大腿側的脂肪太多，要求醫生幫她抽掉。其實女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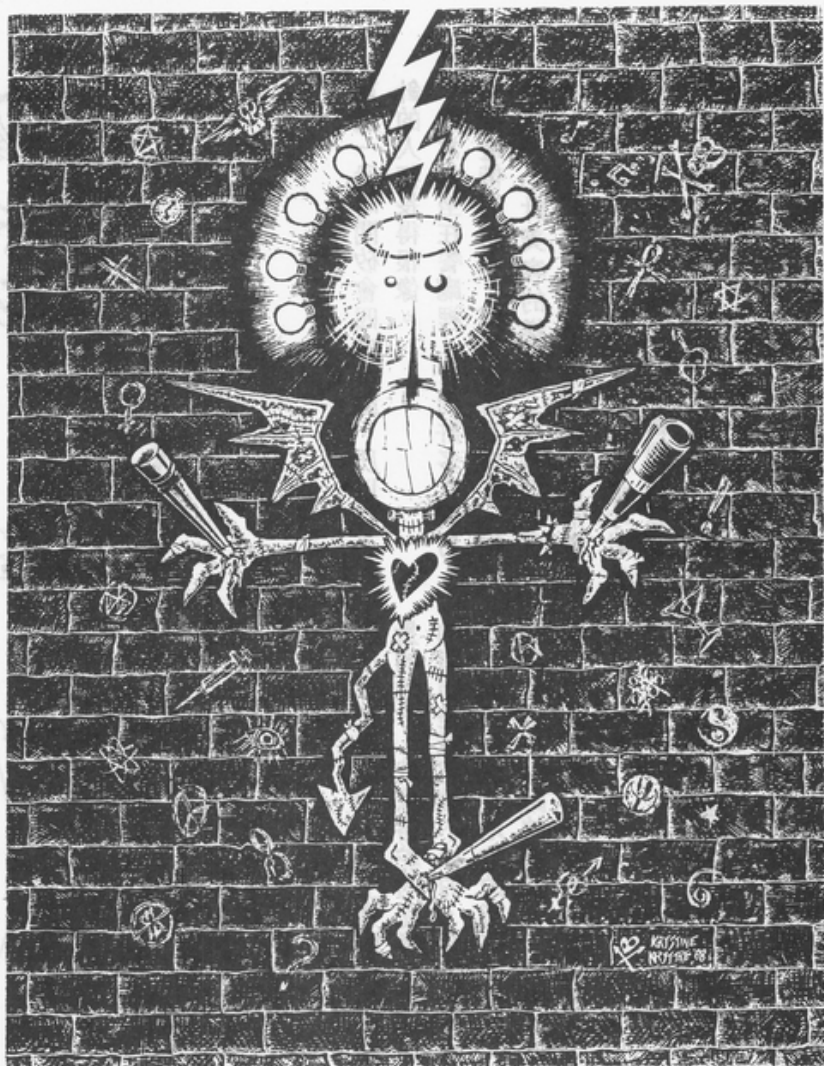
肚子以及大腿側，是上帝賜與的儲藏能量的地方，就像駱駝的駝峰。這些地方的脂肪是減肥減不掉的，要抽脂才能抽掉。但是把這些地方的脂肪抽掉後，身體就會缺少儲藏的能量，一旦因突來的狀況需要能量，身體會無法供應。

沒有人需要整型

人本身因為有追求美的天性，所以我們看到美麗的人就會喜歡她，想要接近她。其實很多美麗的人，都是整型外科醫生做出來的，所以我們不要透過一個人的軀殼來決定如何看得她，而要透過一個人的心，再去決定。因為只有心

是整型外科醫生無法做出來的。「像」本身不是值得尊重的東西，應該探索的是人的內心的。常常有人問我：什麼人需要整型？我的回答是，沒有人需要整型。

邱彰是我的國小同班同學，小時候她是個矮小、貌不驚人的孩子。但是現在在電視上看到她，我會很驚訝於她變得那麼亮麗、自信、閃閃動人。看到她的改變，給我一個感想——最好的整型應該是有熱情、有信心、懂得自我成長。假如種種方法妳都試過了，但是仍然無法跨除心理障礙，整型外科或許是可以考慮的方法之一，但是應該把它列為最後的方法。



壞女孩的歪畫

編輯室

克里思汀，是一個自學而成的漫畫藝術家。她的漫畫很嚇人但甜美誠實；且文字極少甚至沒有。重要的是，這是來自一個女人自己的經驗、壞的、好的、噁心的都在其中，它們逼迫我們去思考什麼是好女人，什麼是健康，什麼是女人的特質。（有興趣的讀者請參考 Terri Sutton · Bad - GirlCartoonists ARTFORUM Oct · 1991 或 Krystine Krytte DEATH WARMED OVER Cat - Head Comics · PO Box 576 · Hudson · MA 01749 · USA）

Roberta的漫畫，我非常喜歡。她畫的女生，包括那種會在超級市場發現自己月經漏出來，只好一面咒罵一面到廁所換棉條的那種怪怪的女的；或是自慰一半媽媽卻打電話來囉唆一堆的倒霉女生；或是老是被同學欺負的乖乖女；簡直和我的好多經驗一樣，亂認同的。這種認同，比起我閱讀少女漫畫時投射在水汪汪大眼睛的女主角身上的感情，另有一種真實，令人心動。

這次我們很高興能把Roberta介紹給台灣的讀者，將在新知連載的，是她對女性身體權的作品，每一個看過的人：包括王古二小編、工作室的姐妹、以及正在進行翻譯的賴洽怡，都喜歡/感動/受不了到身體起雞皮疙瘩的地步。很棒吧！



Roberta Gregory 10/1/92

「哇！
真厲害，這回終於畫出一個囉唆
媽咪的人當媽媽發出惡毒的下一升，
嚇一嚇了幾千平至今未解。」
「這口口口口口，甚至一文千城大野景
人不要對太遠一竟幾知
。儘量一文人不心離
到出常將一儘一
來與自來交交而
當的響聲式鎖鎖
非只離，而
強治，然而
關大意



用腳想嘛知

簡扶育

澎湖馬公街上，騎機車的婦人如此這般將菜籃當作搖籃用；儘管呼嘯而過的車速已被高速的快門給凝結住，然而，靜止的畫面，仍能叫人捏把冷汗。

「養育健康的下一代」並非兒戲，這樣的重大責任，需要相當的智慧方能勝任。矛盾的是，常被要求獨自承受這個沈重擔子的女人，同時也常被「勸阻」追求新知增進知識。於是「女人不必讀太多書」、「女人不要懂太多」竟變成十分順口的詞句，甚至「女子無才便是德」近喊了幾千年至今未停。

無知的人當然教養出愚昧的下一代，這點道理，套句福佬俗話「用腳想嘛知」！

獨立的祖母們

——藍調女子和她們的歌

俞聖倫

談音樂似乎很難抽離出既有的社會組織關係及文化脈絡來討論，而在諸多社會文化因素之中，性別也是一項重要的切入點。

性別對音樂的不同使用方式可能代表著重要的社會文化意涵（如許多喪歌都由婦女所唱，樂師多為男性），顯示著性別在此社會的位置。然由另一角度來看，音樂與社會關係是互動的！在一個流動較大的社會，音樂，作為一種超脫的力量，可能是改變社會關係的動力。切入性別不平等的面向來看，則性別上弱勢者（女性）可以透過音樂找到解放、自由的力量來源。本文即是想從後者的觀點，回顧1920年代藍調女歌手和她們的音樂的關係。

藍調女歌手的歷史簡閱

1920年代，是爵士樂的黃金時代，這是音樂史上婦女唯一佔優勢的時代；佔優勢的範圍是以種族市場 race

market 為化分界線，當時的唱片業的種族界線是十分分明的，以種族標籤 race label 來畫清黑白。標有種族標籤的唱片往往分布在黑人社區的唱片行，或是在黑人報紙上登廣告，供黑人購買。然而這些種族唱片卻是當時（1920s）美國流行音樂的重要來源，這些經典的藍調歌手也成為其他樂者模仿學習的對象。

當時的藍調女歌手如 Bessie Smith, Victoria Spivey, Alberta Hunter . . . , 皆出生在各著名的藍調發源地，如曼非斯、德州、紐奧良等，出身於黑人社區的貧寒家庭；因此皆有一段艱辛的走紅過程，如 Ma Rainey 從小隨樂團馬戲團走唱； Alberta Hunter 曾是清潔女工，十幾歲即單身赴芝加哥，白天剝洋芋，晚上唱歌。她們成名後，往往並非專職的藍調歌手，多半參加一些音樂喜劇、歌舞劇的演出，如 Ida Cox、Victoria Spivey、Ethel Waters，都是傑出的演藝人員。

和她們的鄉村姐妹（註1）不同的，這些藍調女子多半是以爵士樂手及其編制來伴奏，其唱腔也較近於爵士的風格，較都市（當然這可能和大唱片公司的篩選有關）。除了她們各有不同的演唱風格外，她們光鮮亮麗的裝扮也是引人注目的：金項鍊、金耳環、寶石、頭巾、以及大量的羽毛裝飾，不但讓她們看起來更像大明星，也增加了舞台表演的效果。不過，她們的實際生活卻不似舞台上光鮮豪華，在1929年的經濟大恐慌之後，大部分的女性歌者都被迫中止歌唱生涯，或回家照顧家庭；或轉業（幫傭、看護 . . . ）。因此儘管她們對於爵士樂、藍調、及美國流行音樂的貢獻，她們在物質生活上（甚至心靈上）都是十分匱乏的。

藍調女子和她們的歌

（一）女人真實的生活告白
當時，美國唱片業的種族隔離政策，限制了黑人女性透過音樂表演來達到社會向上流動的可能性；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這種區隔之下，卻保留了黑人文化的完整性；也就是透過這些種族唱片我們得以聽到黑人女性生活的全貌，聽到他們真實的聲音：

Rosetta Reiz 在她的文章「Mean Mothers - Independent Women's Blues」

中，列出一些Blues Women的曲目：

Rosa Henderson · I Ain't No Man's Slave (1923) / 我不是任何男人的奴隸 · Ada Brown · Evil Mama Blues (1923) / 惡魔媽媽藍調 · Lotti Beaman · Mama Can't Love (1924) / 媽媽不能愛 · Sippie Wallace · Baby I Can't Use You No More (1924) / 寶貝我不能再用你 · Ida Cox · Wild Women Don't Get the Blues (1924) / 野女人不會憂鬱 · Ma Rainey · Trust No Man (1929) / 別相信男人 · Lucille Bogan · Women Won't Need No Man (1929) / 女人不需要男人 · Martha Copeland · I Ain't Your Hen · Mister Fly Rooster (1929) / 公雞先生，我不是你的母雞；這些女人只是在唱「我的男人離開我」嗎？儘管這些女人是因為她們寂寞、悲傷而唱藍調，但僅僅以如此來判斷黑人女子和藍調（或黑人和藍調）的關係顯然是淺薄的看法。作為一種黑人獨有的音樂形式，藍調是一種高度發展的情感溝通方式，將藍調女子之音樂簡化為單一面向（憤怒或悲傷）之表達是對她們不公正的，因為儘管刻板印象加諸於她們身上，她們的生活仍是多面向而豐富的。

對女性歌者或女性聽眾而言，藍調表

達了她們真正的關懷；素有藍調皇后之稱的Bessie Smith 1927年Backwater Blues / 惡水藍調，就是對洪水、飢荒等天災所表達的深深悲哀（當時，密西西比州的洪水造成了上百萬人無家可歸）。還有Mean Old Bedbug Blues / 討厭蟲藍調，講的是每天因忙著抓癢而睡不著覺的生活小故事。Helen Humes在1927年唱了Garlic Blues / 大蒜藍調，那是她的男友感冒的治療法 · Victoria Spivey的T. B Blues描述20至30年代流行的結核病 · Georgia有Toothache Blues / 牙痛藍調 · Sippie Wallace則以Trouble Everywhere I Roam來表達她對母親逝去的感懷。一種藍調可唱出各種生活的體驗，這大概是藍調最具多樣性的一點吧！

然而，在藍調中這麼多種的敘事內容中（快樂的、悲傷的、生活的、荒謬的、獨立女子的），卻不是每一種都獲得唱片公司及主流（白人）文化的青睞，成為市場上的暢銷商品。種族市場是第一道區隔的關卡，限制了藍調女子藉著吟唱自己的文化而達到向上流動；再來，唱片業者的接受程度也是操控歌曲 / 歌者進入市場的第二項因素：直至1921年，Edith Wilson才成為第一個灌錄主流唱片（major label）的歌者（哥倫比亞公司） · 而Bessie Smith雖

在走紅前，已是一位成功的走唱者，卻始終不得主流唱片的青睞，她曾因唱「Hold on, let me spit」 / 等一下，讓我吐個痰，使得唱片公司老闆立即中止了試聽；三年後才在一巧合下，進入哥倫比亞公司，並奇蹟式的挽救了該公司的瀕臨破產。Paul Oliver (1968) 在「透視藍調」(Screening The Blues)一書中，認為藍調歌曲收集者的角色，以過濾所謂低俗、或直接指涉性行為的歌曲，從當時歌取中大量使用隱喻的情形，似乎可以找到這種檢查運作的痕跡。(上)

註釋

1. 藍調通常又可分為鄉村藍調和都市藍調，除了地域上的不同外（都市藍調通常指芝加哥等城市），鄉村藍調的樂器較簡單，常使用口琴、空心吉它等，而都市藍調則常使用爵士樂的編制（加入銅管樂器及薩克斯風），演唱地點以酒館、俱樂部為主。
2. 由於藍調往往是黑人工作之餘隨口吟唱，或即興而作的，在酒吧中的演唱者也多半是業餘的，因此在唱片業未興盛前，藍調音樂的保存多半靠有心人的收集

女算學工作者

歐露露

我的朋友金，是一個所謂的女算命仙。其實我倒覺得她是一個數學家、心理醫師、諮詢顧問、兼社會工作者，當我這樣想著，不禁覺得女科學家的歷史，也該將她寫進去，怎麼說呢？

那一天我帶著朋友大B到金那明亮、美麗的命相館去算米卦，我們將生辰八字、住所提供給她，接著默想著要問的內容（如事業、婚姻、愛情、健康），然後用兩指自三盒米中取出三小堆米，接下來她就迅速地振筆疾書寫了一些符號。其實算命是一種數學與符號的推演，及將符號詮釋到人世的技術。

這使我想起一些我在各種國際期刊上看到的各種關於女性在數學界中的位置的報導，女人要擠身在號稱屬於男性的科學界中，相當地困難。從知識上，我們很難從數學家們所演算或推算出的數學模型公式中，搜尋出任何與性別相關的氣味，所以數學知識是十分「客觀中立」的，也是十分不食人間煙火的。算命就所謂客觀中立的標準來說，一點也不客觀中立，它直接由符號落至人世，但由於這樣它有了積極的與人的意義。

金的辦公室其他的算命者都是女人，被算者也多為女人，藉由算命，形成了一種女人與女人之間的對話，而這似乎有著神奇的魔力作用在算者與被算者之間。或者，我們可以說，這是女人的數學對話。經由這樣的對話，金經常會給她的顧客們一些神奇而積極的建議，有在婚姻暴力中的女人、有想抓住抓不住的男人的女人、有為情所困的女人；，她會力勸她尋出路，而不是沈溺在其中，以至於不知不覺中預測的準確與否似乎並不是那麼重要了。

算命記

大B

這是一個女店，全是女人的店，一個女人會上門的店，一個女人解答女人問題，女人哭，女人安慰哭的女人的空間。

這是姆指，那是食指，他們捏起一撮米。

這是米，這是媒介，這是意念表達的媒介，它們傳達了我，也表現了另一度空間的我，我將和算命的女師父一起參詳

一幅我看不懂的圖畫。

這是米卦，這是我的卦，我看不懂的各種符號在上面相生相剋，我的感情、我的工作、我的事業、我的他、我的她、他的她、他的他、以及其他相關人士及路人甲乙丙。

女人百問：師父，我明年出國唸書好不好？師父，我可不可以和他結婚？師父，我工作會不會被Fired？師父、師父……

師父說：「因為自己也常算，所以就拜師學算命了。」

師父說：「因為學了算命，才發現自己以前常常被人騙」

這是算命的女師父，古時候稱這種人為「仙」或「巫」，現代則是一種職業，這是在開過西餐廳、咖啡店、電動玩具店之後的第N個工作，周一到周六下午兩點到晚上十點，星期天休假的「一種工作」。「台北市三百萬人的垃圾筒」：師父說，所以下班後的午夜場電影或消夜是必要的。

這是另一種社會工作，這是分享、對話、微笑與眼淚，關於女人生命中無法承受之「重」。

終於我懷抱著三十四歲會走大桃花的希望，嘴角上揚的騎著摩托車，一個在台北謀生活的未婚女子今晚會有個好夢，上揚的嘴角將可維持到明天上班。

神秘女郎

閒婦

雲！

想再瞧見一次「寶貝小鳥」的芳踪，苦等了十來天，卻不能如願。等不到、盼不到心中寶貝，失落感也大，我是在山裡頭呆呆地發愁著。就在這個時候：在眼前的樹林裡，走出來一位好標緻的年輕姑娘（年紀約十六、七歲），她悄悄的出現；使我恍惚而想；該不是我在做幻想？或是作夢？這位天仙般的美姑娘，是不是「寶貝小鳥」的化身？不管事情如何；一個事實，就是我的心情突然間變得好開朗！

她身上一襲白色洋裝，頭上一頂茶褐色草帽，一雙白手套，腳上長筒鞋也是白色的，她的手腕上掛著一個藤絲片編織的小籃子，嬌小玲瓏而裡面放著一些青草類，好像什麼藥草似的。我是沒看過這樣好看的姑娘，如深山裡的一朵蘭

花，清雅純潔，深明的五官，就像洋娃娃那樣可愛又迷人？我像傻瓜似的目瞪口呆望著她，她面對我：想笑又害羞的表情，以深淵的雙眸望我一下嘛……不好意思地，低下眼臉，小心看腳下的小路徑，靜靜地離我遠去。我暗暗做跟蹤，覺得她太神祕了。是何方人兒？長得這麼標緻，好氣質，不可能是「草地囚仔」吧，若是住在同一個村子裡，我應該認識她呀？為什麼不曾看過她？但卻對她產生一絲絲的熟悉感。又是何故？

雲！

我們二人一前一後地走山中小徑路，突然想起：她把眼臉往下看的模樣，和我養母的表情太相似，也難怪對她有一份熟悉感。

養母的眼睛很漂亮，是我最愛看的，但我更欣賞她把眼臉伏下大半，專心做針線，補修衣服的那種神情；「真水」！我在想：她與養母都擁有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還有：「月眉形」的雙眼皮，因此把眼臉輕輕蓋下來時，那種溫柔的美感；猶如「三日月娘」，就是說：每个月的月初、初三、初四的夜晚，月兒彎彎掛在天邊，朦朧地照出深深的光芒，溫馨又親切。這種感受，真讚呢！

雲！

我跟在後頭走了一段時間，放眼看到「廖厝底」的婦女們在山坡上忙耕作。我立刻跑過去她們身旁，指著那位「神秘女郎」的背影，問個究竟。阿牛仔嬉她親切地告訴我：「彼個小姑娘仔，真水（美）名字叫「阿秀」。伊也阿爸仔是「日本人」，阿母仔是「平埔仔」（祖先是山胞族）。已歸化做平地人的山胞婦女。伊一家口仔人，不愛交際，平時很少出門，一直都靜靜過日子。阿秀姑娘是在日本厝的校堂「小學校」讀書，然後在附設的高等科畢業的。」

「阿秀姑娘的家裡住那裡？」。我急著想知道這個問題，

「伊一家口仔人，住在咱們小街上最偏僻的地方，阿秀伊人水，連家也真水呢。」

當我問完了話時，那位美姑娘，已不見芳踪了！但，我已得知她的住處，我抱著雀躍之心而想，她氣質勝人，態度和善可親，若跟她成為朋友，不知該多好！不知她是否願意？凡事總得試試看！我暗暗做這樣的決定。

雲！

我是「公學校」二年級的學生，學校的功課很簡單，又不用做家事（養母說：我會愈幫愈忙），因此我有許多閒空走向大自然；投入山的懷抱裡做一個小探險家，首先是找到了「寶貝鳥兒」

後是遇上了美如天仙的「阿秀」姑娘。我說是「山中奇遇」也不為過吧！

經阿牛嬸的提說，才了解：阿秀是半個日本厝仔，談書也與日本厝一起讀。才頓然想到心裡的「矛盾」。從我上學之後，我對日本厝，抱著強烈的反感與敵視的態度。日本厝太可惡了，他們輕視、嘲笑台灣厝是「中國奴」。

但，這次在山中遇上了阿秀姑娘。看她一眼，我就喜歡她，很想跟她做朋友，雖然後來知道她是半個日本厝，但她身上沒絲毫日本厝的「夾屎味」，有的是高雅的氣質和文靜的風度，完全「母系遺傳」的種子，難怪我會如此地愛上她。

糗狗屁仔

雲！

在「日據時代」，日本仔，將台灣人列為「次等國民」，連上學校也分等級。「小學校」是日本厝仔讀的，「公學校」才是台灣厝仔上的。這些受寵、又被溺愛的日本厝仔，是一群「漏屎厝仔」，是無路用，比文比武，都不是台灣厝仔的對手。在一次聯合運動會上，我們使日本厝仔全軍覆沒，讓他們嘗到敗戰的滋味，真是大快人心的一件好代誌嘍。

「小學校」和「公學校」，都設立於

三星街仔區內，可以說是鄰居學校。我在唸二年級的時候，二個學校舉辦聯合運動會，是學校主辦的，我們學校每一學年級都有派出選手參加競賽。我也參加接力賽、跳舞比賽等，因此才有機會踏入「小學校」去探討日本厝仔在校的就讀的情況。

日本厝仔的為數不多，包括高等科班級，以及（自願改姓名，稱日本國語家庭）的台灣人仔，和靠錢、靠勢力而買人情入校的台灣厝仔，加加也只不過十一、二間教室的學生而已，他們是「小班制」二十名一班。比起公學校三十二間教室，「大班制」四十名一班，比起來，他們是一個迷你形學校呢！

但，小學校所有的設備，令我們這群台灣厝仔看得眼紅而心鳴不平。這裡的一切裝設，比公學校好幾百倍，有「天壤之別」，總而言之：「別人的錢，花再多也心不癢」是日本仔的用意。對台灣人做「殖民政策」就是要來吸乾我們的血，強迫台灣人加重税金，所徵收的錢，依他們隨心所欲花在日本厝仔用處，學校裡所用的桌椅，都是上好木材，老師專用的桌椅、講台，當然是一流的。黑板大又黑，天花板上有好幾台重掛型電扇，敢情是要給日本厝仔涼快舒爽的夏季讀書天。所有的教室都鋪敷地板，連走廊上也一律安置厚厚的木

板，派用好幾名台灣人當「校工」承擔整理工作，不只是教室、走廊，連廁所上的地板也擦磨得油光亮麗。運動場也大又美，把學校整理得美侖美奐，叫我們這一群庄脚仔看得目瞪口呆。

雲！

老師對我們這一群小選手們，嚴格做下令：「你們這些草地厝仔」都是打赤腳上學，所以呀！到「小學校」不准東摸西摸，不許把人家的東西弄髒，違規者；一律重罰（被重重打一番），還要有上廁所的學生，只許限於在工友用的廁所方便，絕對不可以上學生用的廁所。」

雖然遭到歧視的待遇也罷，我們是忍一時之氣「完成大事」。在比賽中，大放異彩，無論是田徑賽、打球、拔河、乘馬相戰等等，甚至打木劍，跳舞比賽，我們是樣樣「讚！」的壓倒性勝利，讓對方刮目相看：「草地厝仔」的利害。說起來呀！我們是所向無敵的一群駿馬，他們卻是經不起考驗的「漏屎馬仔」罷了！

雲！

謂「冤家路窄」，日本厝仔是靠勢欺人，雙方在路上相遇時候，靠他們人多（他們不敢單獨出校門），就膽敢來輕視、嘲笑我們說：「支那人，中國奴，馬鹿野郎，去死好啞……」

這種血仇般的侮辱，誰肯放他們干休？是罪不可赦的仇恨。雖然人數比他們少，我們有膽量來與他們拼到底。我們破口大罵：「土匪、糗狗仔，不要臉的東西，通通下十八地獄去罷……。」一邊怒罵、一邊採取攻擊，抓起路旁的「牛屎」，臭溝裡的髒東西等，不停地向他們身上拋，可說是：「百發百中」，無膽量又怕死的「糗狗仔」看到身上到處都是牛屎、污髒的垃圾，他們有的在喊臭，有的被嚇哭而逃之夭夭去了。其實牛屎沒臭味，將它曬乾可當火柴呢！

這些糗狗仔是「打人喊救命」的東西。他們跑去向老師告狀，誣賴公學校的學生，結群欺負他們。我們是有理說不清，反而被老師打得快半死。老師這種「不明是非」的辦法，我們只有以拒絕上學來抗議心裡頭的不服。我們之敢這麼做；是知道老師最怕大家不肯上學的代誌。

理由很簡單：是日本仔的政策；對公學校的學生，實施：「教育洗腦，貫徹日本思想」。而最有效的途徑就是讓台灣厝仔，通通都受日本教育。因此老師知道大家拒絕上學的原因之後，就不敢太刻薄公學校的學生們了。

害羞姑娘

雲！

我們「話屎」又太多了。但想到什麼代誌，就禁不住要對你報告，是我的毛病，這一點請你多多包涵好嗎？我還是「言歸正題」，繼續說阿秀的事吧！

想要跟阿秀這位「清秀佳人」做朋友，的願望，使我膽敢跑去看她，我在讀一、二年級這段時間，我們的家境還好。養母是讓我搭車子上學，車站在小街上方，阿秀的家在街仔尾，車子是每天會經過阿秀的家。當時並不曉得我們村子裡有這麼一位美姑娘，我也就不會刻意想看她一眼。車子又跑得快，車外的景色，像飛般一直往後推過去，阿秀的家也是變成畫景中的一個「點」罷了！

這次要造訪「阿秀」，我的心情是又興奮又緊張，也難免有一絲猶豫感來想：「她若不肯理我；怎麼辦？」一方面卻自我安慰；人家說：「來者是客」，假如她果真的不理我，像他那樣有涵養的女孩子，應該不會讓我太難堪才是。我是鼓舞勇氣而向前走。

雲！

找到了阿秀的住家，卻看不到她的芳踪；她的家正如「廖厝底」阿牛嬭所說「真水」（漂亮）。這裡的環境太美了。跟阿秀很相配，脫俗、獨特而清幽，它的位置雖然是在小街上的末端，卻不跟其他「小店仔」並肩擠在道路前

面，他們對住的品味相當講究，把家放在大自然的懷抱當中，在家的前頭，特地劃出空間來形成一處「花木花園」。花園右方有一排挺而高挑的樹木，與鄰居當屏界。右方則種些比較矮小的花木，讓視野一覽無盡，起目人幕的遠景是；清晰的山水、寬闊的草原。近處有綠油油的田煙，還有道路兩旁的相思樹，一棵接一棵並肩站崗而去……這裡的良景美色，的確令人心曠神怡。

聽「廖厝底」阿牛仔嬭說，阿秀的父親他以前在某某機構當主管。因得病而辦理退休，目前待在家裡養病。阿秀是乖巧又懂事的女孩子，她一直相隨在父母身旁，很少獨自出門。

雲！

阿秀的家是日本式的房屋。家不大，也不高，建材是木料。厝頂是選用敷茅草，顯得溫暖、親切。（註：日本式厝頂，都採用笨重的日本瓦）

謂：「前花園、後果樹」，阿秀她們家的後面，有好幾棵木瓜樹，蓮霧樹等，從茅草厝頂的背後，以高人一等的姿勢，探頭出來觀望四周。仔細查看；木瓜樹上結果累累，小粒青青，大粒黃黃，既整齊又可口的模樣呀！叫人手癢癢想去採下了它。

移眼看蓮霧樹；它的果實更是令人垂涎三尺。一串又一串的果實，色彩淺，

體積小的是幼氣未脫的青澀果實。而顏色濃艷已夠成熟的，粒粒皆大而結群垂吊於枝梢處。這些已經超重的果實們，使枝尾彎下了腰來招人注目。那種水滴滴的形狀呀！若是不去吃它幾口，嘗嘗它清脆又清甜的口味呀！心情是「看有食無」只有猛吞口水罷了。

雲！

我是不見「黃河」絕不死心的主意。無論如何一定要見「阿秀」一面。因此只好擅自踏入花園裡，借坐於大樹腳、痴痴地等伊人的出現，或許她們一家三口人，正在睡午覺？屋裡外靜悄悄的。我是一邊看賞風景，一邊等。時間走了快一個時辰吧！聽到有人在喊「秀將」

（阿秀的日語名字），聲音很小，好像由後面的樹林間傳出來的，接著又飄來幾句比較細幼清亮的聲音。可能是「阿秀」在跟家人回話囉！

我是禁不住要跑去看她一眼。突然想到，自己是不請而來的，而且是私闖花園的不當行為，若是這樣冒冒失失去看人家，「阿秀」會理我嗎？映在她眼裡：我是一個不懂禮貌，又沒教養的野孩子才對！總而言之；凡事急不得！還是慢慢等機會。偶而會傳幾句笑聲，猶如美妙琴聲，也讓我分享好氣氛。我在猜想；這個時候「阿秀」跟她的家人們，正在後園裡樹蔭下，快樂地談笑風

生，高高興興吃著他們家水果，享受天倫之樂吧！

眼看天色漸漸暗下來，今天想欲見「阿秀」一面呀！希望也渺少了！但沒關係！反正我有的是時間。今天盼不到，明天再來。

雲！

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吧！在漫長等待中，「阿秀」終於出現了，以為今天沒機會看她，真是喜出望外，我好興奮，阿秀的雙手捧著一大堆青菜類，看她一臉汗水以及身上的泥土，便知道，雖然是不愁吃穿的「好額人」，卻是愛好農作，喜歡自己做菜的勤勞人們。

阿秀對我這位「不速之客」，好像一眼就認出是昨天在山頭裡見過面的小女孩了吧！態度是和氣又自然，我也肯定她一定認得我，想到我們在山中相見的那一幕，我把她當是仙女下凡，對他是「一見鍾情」，把愛慕的心情全部寫在臉上，痴痴迷迷凝視她而不肯移開視線。然後死不肯放般做跟踪，這樣的熱情，她應該有所感受才是；而今天是非見她一面不可的決心來私闖她們花園，那怕是遭之拒絕，受責備也罷，也阻擋不了我要看他，想跟她做朋友的意願！或許她對我這種調皮、魯莽又純真的女孩子，覺得好玩、感興趣？她又給我她獨特地似笑又不敢笑、羞答答的表情

來，在水汪汪的雙眸裡閃出一絲喜悅之色，是表示歡迎我的意思吧！

雲！

憑一句良心話：今天若不是我敢厚著臉皮，硬要來看她，不然像她個性這麼內向又客氣的小姐呀！是不敢隨便交朋友了。何況我們才見面一、二次而已，她卻爽然的接受我的造訪。所謂「緣份」二個字吧！

看她以斯文的腳步走前來，我立刻起了身（我是坐在樹仔腳），向她恭敬行禮，她也以害羞的表情，輕輕點頭做回禮，然後在附近石頭上，把上的青菜類一一放置於地面上，伏下那迷人的眼臉，以熟練俐落的手法做「揀菜」的代誌（去掉老黃菜腳、枯乾的菜葉等），她似乎旁若無人，專心做事。但仔細瞧瞧，卻是錯誤百出，不是把精挑出來的菜類搞混了，就是把選好的幼嫩葉與去掉的老葉放在一起。由此可見，她的心目中有我，才把工作分心。我好高興！直覺告訴我：她是有意接受我，甚至她在喜歡我囉！

一個默默地做事，一個是靜靜地觀賞她。她沒問我的來意，我也不便開口，此刻是：「無聲勝有語」，覺得氣氛好好呢！頭一次打擾人家，我是不便打擾他太多時間，我默默地向她做告別的行禮，然後悄悄地離開了她。

全球每年有二十萬名婦女因為非法墮胎而死亡

根據「國際人口行動」組織的研究指出，每年全球大約有五千萬宗墮胎，其中有三分之一是非法，而其中有一半是在任何健康體系以外的機構進行，因而每年全球有二十萬名婦女因為非法墮胎而造成死亡，且大部份都發生在開發中國家。這份報告亦指出，縱使目前各種避孕措施都已相當普遍，但每五名女人中就有一位遭遇到沒有計劃的懷孕，而對一個女人要完全掌握她的生育生活，墮胎對避孕失敗是一種必要的幫助。（自立晚報，82年9月23日，13版）

未婚生子，非關道德

為因應愈來愈多的單親家庭型態，行政院日前核定，公務人員如果未婚生子，可獲生育的補助津貼。民國42年時，人事行政局曾作成解釋：女性公務員工未婚生子不得申請生育補助，但因社會價值改變，人事行政局表示：為照顧母體及其子女健康，不宜以「道德因素」限制未婚生子請領生育補助。（台灣立報，82年9月2日，14版）

女性學學會成立，拉長婦運戰線

平時致力於婦女運動的學術界與文化界女性，首次擴大聯合，發起成立「女性學學會」，未來將以紮根女性意

識為工作重點，並將針對各式社會議題發言，積極尋求婦女權益的保障，同時在國內的女性學研究者中建立聯繫網絡。

「女學會」在成立會場中抨擊國家考試公然違憲、歧視女性，在多項公務員考試上限制女性錄取名額；同時抨擊大專院校護理課程女性必修、男性免修的規定，持續塑造男女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聯合，82年9月29日，3版）

何謂內容猥褻？新聞處唯心把關

最近兩部性學書籍被新聞處查禁，令出版業者不滿，控告新聞處官員，引起大眾注意。行政院新聞局官員坦承「內容猥褻」的定義十分模糊，由誰來定義，亦缺乏一套明確的審查制度。多位醫學學者指出，新聞局的查禁規定太過古板，站在提升性教育的立場，應建立制度，並針對性學書籍加以分級管理。（中時，82年9月14日，17版）

女性出版市場蓬勃成長

儘管當政者對婦女政策相當淡漠，民間文化機構卻陸續投入女性出版市場，為女性運動造勢。例如：皇冠的女子叢書已由初期的生活實用轉為知性、成長；經亦由軟性小說發展轉向人生規劃方面；甚至專出科學叢書的牛頓亦將出版女性圖書，是為今年度的大突破。（聯晚，82年9月29日，15版）

全球國會女性席次，只佔百分之十

澳洲坎培拉舉行的「國際國會議員聯合會」發表一份報告指出：全球各國國會中婦女代表率近年來大幅降低，平均只佔了10.1%的席次。這項調查涵蓋全球171個國會的三萬五千八百八十四名議員，其中婦女佔三千六百二十六人。全球只有印度洋上的塞席爾共和國國會中婦女代表人數約與男性相當，佔55.8%，而在科威特，婦女仍無投票權。（自早，82年9月13日，7版）

MS·雜誌首任黑人女性編輯上任

著名的美國女權運動代表刊物Ms.創刊二十一年，將首次由黑人女性擔任編輯。新編輯瑪雅·安吉莉絲畢，現年49歲，曾擔任美國第一本全國性黑人女性雜誌Ebony（精髓月刊）的總編輯。Ms.雜誌的創辦人是女權運動健將葛蘿莉亞·史坦能。（自由，82年9月3日，25版）

找不到全職工作，如人不得不打零工

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發佈報告指出，工業國家每七名勞工就有一人是兼差或臨時僱工，他們大多是女性，許多人因找不到全職工作不得不打零工，因而無法享有與全職工作者同等的福利與保障。這是因為多數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以照顧全職工作者為主。據統計，

新知工作室9月會務

日期	摘	要
9/1	△秘書長柏蘭芝開始上班。 △工作會議	
9/2	△婦女法律研習班(一)	
9/3	△參加全女聯「姐妹營」營隊之座談。	
9/6	△政大新聞研究所採訪「台灣婦運的發展」 △淡江大學思潮社營隊，演講「本土婦運」	
9/7	△編輯會議 △愛滋病手冊插圖討論	
9/8	△台灣報導江冠明來訪，討論女性工作者影片拍攝。 △「女性影像藝術展」籌備會。 △工作會議。	
9/9	△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社會發展委員會「東亞婦女研討會」成員來訪。 △卓越雜誌訪問。 △婦女法律研習班(二)	
9/10	△常務會議。	
9/11	△婦女健康講座「針灸與婦女生理改善」。	
9/13	△女研究生論文研究「婦女新知組織發展」，訪問。	
9/14	△發女性影像藝術展新聞稿。	
9/15	△工作會議。	
9/16	△婦女法律研習班(三) △緯衡傳播公司採訪影展事宜。	
9/17	△女性影像藝術展文宣品製作。	
9/18	△採訪護士公會吳素霞。 △編輯會議。	
9/20	△中視晨間新聞採訪婦女福利法。 △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女性與空間小組」來訪。 △至黑白屋齊女性影像藝術展參展影片。	
9/21	△參加勞委會舉辦「八十三年度 女性工作平等服務人員講習訓練」。	
9/22	△發函至婦女團體邀請聯署「工人版勞基法」	
9/23	△至交通大學國思社女研組演講。 △婦女法律研習班(七)。 △政大大學報採訪影展事宜。	
9/24	△信誼基金會來訪。 △影展工作分配，印製名片。	
9/25	△女性影像藝術展霍克藝術會館場地佈置。 △婦女健康講座「愛在愛滋蔓延—婦女與 AIDS 防治」	
9/26	△「女性影像藝術展」開幕茶會及首映。9/26~10/2。 △至桃園中正機場接導演曲明蒞。	
9/27	△婦女法律研習班最後一堂。(八) △女性影像藝術展，(二)「女性與工作」主題。	
9/28	△女性影像藝術展(三)「女性與身體」主題。 △編輯會議。 △女學會成立大會。	
9/29	△女性影像藝術展(四)「女性與媒體」主題。	
9/30	△女性影像藝術展(五)「女性與移民」主題。	

工業國家中婦女勞動人口逾25%為非全職，而男性僅4%從事非全職工作。(自早，82年9月6日，7版)

晚晴開辦劇坊

晚晴婦女協會開辦劇坊，不分男女皆可參加，目的除拓展社會大眾之戲劇

興趣外，並希望能透過戲劇演出方式，進行自我心理治療，重拾對自我的信心。(中時，82年9月22日，15版)



A lifeline linking caring women everywhere.

Discover *Ms.* as it was meant to be: reader supported, reader responsive, and international in scope. With 100 pages of fresh, frank editorial in every issue, it's a *Ms.* of substance, sustenance and spirit—devoted to supporting you! Join us as a Supporting Subscriber.

INTRODUCTORY OFFER
1 YEAR (6 big issues) **\$35**
Regular subscription price \$45.

Canada: \$42.

Foreign:

Surface mail \$42

Airmail \$73

Payment must be
in U.S. currency.

Name _____ (please print)

Address _____

City/State/Zip _____

Payment enclosed. Bill me.

Charge my Visa MasterCard

Card # _____

Exp. Date _____

Signature _____

5AEP3

Ms.

The no-advertising,
editorially free magabook.

Mail to *Ms.*, P.O. Box 57132, Boulder, CO 80322-7132.